

戾上許近反下零帝秣陵上皆魘夢反上一  
也禹中上音愚食時也慰轉物贈喪也迭徒結反  
婆數叟下音空洼隆深也隆高也愆去軌反珪  
璋二字音圭玷音點忠謇展反趾足止揜掩  
攸所由也

高僧傳卷第三

高僧傳卷第四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 義解

晉洛陽朱士行

豫章山康僧淵三

中山康法朗五

到東卽山空道昔

炎東山此生一遊

教皇于道威十二

始寧山廿法藏十

朱士行，穎川人。志

**少接速悟脱落塵**

業方直歎沮不能移其操  
生俗出家已後專務經典昔

漢靈之時竺佛朔譯出道行經即小品之舊本也文句簡略意義未周士行嘗於洛陽講道行經覺文意隱質諸未盡善每嘆曰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聞果得梵書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弗如

通七

檀此言法饒送經梵本還歸洛陽未發之頃  
于聞諸小乘學衆遂以白王云漢地沙門欲  
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爲地主若不禁之  
將斷大法難首漢地王之咎也王即不聽費  
經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經爲證王即許焉  
於是積薪殿前以火焚之士行臨火誓曰若

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如何言已投經火中火即爲滅不損一字皮牒如本大乘駭服咸稱其神感遂得送至陳留倉垣水南寺時河南居士竺叔蘭本天竺人父世避難居于河南蘭少好遊獵後經暫死備見業果因改厲專精深崇正法博究衆音

善於梵漢之語又有無羅又比丘西域道士  
誓古多學乃手執梵本叔蘭譯爲晉文稱爲  
放光波若皮牒故本今在豫章至太安二年  
支孝龍就叔蘭一時寫五部校爲定本時未  
有品目舊本十四匹繚今寫爲二十卷士行  
遂終於于闐春秋八十依西方法闡維之薪

盡火滅屍猶能全東咸驚異乃呪曰若真得  
道法當毀敗應聲碎散因斂骨起塔焉後弟  
子法益從彼國來親傳此事故孫綽正像論  
云士行散形於于闐此之謂也

支孝龍淮陽人少以風姿見重加復神彩卓  
犖高論適時常披味小品以爲心要陳留阮

通七

瞻穎川庾凱並結知音之友壯人呼爲八達  
時或嘲之曰大晉龍興天下爲家沙門何不  
全髮膚去袈裟釋梵服被綾羅龍曰抱一以  
逍遙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形彼謂  
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愈貴無心於  
足而愈足矣其機辨適時皆此類也時竺叔

蘭初譯放光經龍旣素樂無相即得披閱旬  
有餘日便就開講後不知所終矣孫綽爲之  
讚曰小方易擬大器難像盤桓孝龍剋邁高  
廣物競宗歸人思効仰雲泉彌漫蘭風勝響  
康僧淵本西域人生于長安貌雖梵人語實  
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誦放光道行二波  
若即大小品也晉成之壯與康法暢支敏度  
等俱過江暢亦有才忌善爲往復著人物始  
義論等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盡  
日庾元規謂暢曰此麈尾何以常在暢曰廉  
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常在也敏度亦聰哲  
有譽著傳譯經錄今行於世淵雖德愈暢度

通七

三

山立寺去邑數十里帶江傍嶺松竹鬱茂名僧勝達響附成羣常以持心梵天經空理幽遠故偏加講說尚學之徒往還填委後卒於寺焉

竺法雅河間人疑正有器度少善外學長通佛義衣冠仕子咸附諮稟時依雅門徒並出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與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爲生解之例謂之格義及毗浮曇相等亦辯格義以訓門徒雅風彩灑落善於樞機外典佛經遁互講說與道安法汰每披釋湊疑共盡經要後立寺於高邑僧衆百餘訓誘無懈雅弟子曇習祖述先師善於言論爲趙太子石宣所敬云

康法朗中山人少出家善戒節嘗讀經見雙樹鹿苑之處鬱而歎曰吾已不值聖人寧可不覩聖處於是誓往迦夷仰瞻遺迹乃共同學四人發趾張掖西過流沙行經三日路絕人蹤忽見道傍有一故寺草木沒人中有敗

屋兩間間中各有一人一人誦經一人患痢兩人比房不相料理屎尿縱橫舉房臭穢朗謂其屬曰出家同道以法爲親不見則已豈可見而捨耶朗乃停六日爲浣浣供養至第七日見此房中皆是香華乃悟其神人因語朗云比房是我和上已得無學可往問訊朗

往問訊因語朗云君等誠契皆當入道不須遠遊諸國於事無益唯當自力行道勿令失時但朗功業小未純未得所願當還真丹國作大法師於是四人不復西行仍留此專精道業唯朗更遊諸國研尋經論後還中山立徒數百講法相係後不知所終孫綽爲之讚曰人亦有言瑜瑕弗藏朗公問問能韜其光敬終慎始研覈微章何以取證冰堅履霜朗弟子令韶其先鴈門人姓呂少遊獵後發心出家事朗爲師思學有功特善禪數每入定或數日不起後移柳泉山鑿穴宴坐朗終後刻木爲像朝夕禮事孫綽正像論云呂韶疑

通七

神於中山即其人也

竺法乘未詳何許人幼而神悟超絕懸鑒過人依竺法護爲沙弥清真有志氣護甚嘉焉護旣道被關中且資財殷富時長安有甲族欲奉大法試護道德僞往告急求錢二十萬護未及答乘年十三侍在師側即語客曰和

上意已相許矣客退後乘曰觀此人神色非實求錢將以觀和上道德何如耳護曰吾亦以爲然明日此客率其一宗百餘口詣護請受戒具謝求錢之意於是師資名布遐迩乘後西到燉煌立寺延學志身爲道誨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禮大化西行乘之力

也後終於所住孫綽道賢論以乘比王睿仲論云法乘安豐少有機悟之鑒雖道俗殊操阡陌可以相准高士季顥爲之贊傳乘同學竺法行竺法存並山栖履操知名當世矣竺道潛字法深姓王瑯琊人晉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劉元真爲

師元真早有才解之譽故孫綽讚曰索索虛衿翳翳閑冲誰其體之在我劉公談能雕飾照足開矇懷抱之內豁爾每融潛伏膺已後剪削浮華崇本務學微言興化譽洽西朝風姿容貌堂堂如也至年二十四講法華大品旣蘊深解復能善說故觀風味道者常數盈

通七

五

五百晉永嘉初避亂過江中宗元皇及肅祖明帝丞相王茂弘太尉庾元規並欽其風德友而敬焉建武太寧中潛恒著屐至殿內時人咸謂方外之士以德重故也及中宗肅祖昇霞王庾又薨乃隱迹剡山以避當世追蹤問道者已復結侶山門潛優遊講席三十餘載或暢方等或釋老莊投身北面者莫不內外兼洽至哀帝好重佛法頻遣兩使殷勤徵請潛以詔旨之重暫遊宮闈即於御筵開講大品上及朝士並稱善焉于時簡文作相朝野以爲至德以潛是道俗標領又先朝友敬尊重挹服頂戴兼常迄乎龍飛處禮弥篤潛

常於簡文處遇沛國劉恢恢嘲之曰道士何以遊朱門潛曰君自覩其朱門貧道見爲蓬戶司空何次道懿德純素篤信經典每加祇崇遵以師資之敬數相招請屢興法禮潛雖復從運東西而素懷不樂乃啓還剡之嶧山遂其先志於是逍遙林阜以畢餘年支遁遺

使求買嶧山之側沃洲小嶺欲爲幽栖之處潛答云欲來輒給豈聞巢中買山而隱遁後與高驪道人書云上坐竺法深中州劉公之弟子體德貞峙道俗綸綜在京邑維持法網內外俱瞻弘道之匠也頃以道業靖濟不耐塵俗考室山澤脩德就閑今在剡縣之嶧山率合同遊論道說義高炳皓然遐迩有詠以晉寧康二年卒於山館春秋八十有九烈宗孝武詔曰潛法師理悟虛遠風鑒清貞棄宰相之榮襲染衣之素山居人外篤懃匪懈方賴宣道以濟蒼生奄然遷化用痛于懷可轉錢十万星馳驛送孫綽以潛比劉伯倫論

云潛公道素淵重有遠大之量劉靈肆意放蕩以宇宙爲小雖高栖之業劉所不及而曠大之體同焉時嶧山復有竺法友志業強正博通衆典嘗從潛受阿毗曇一宿便誦潛曰經目則諷見稱昔人若能仁更興大晉者必取汝爲五百之一也年二十四便能講說後立剡縣城南法臺寺焉竺法蘊悟解入玄尤善放光波若康法識亦有義學之譽而以草隸知名嘗遇康昕昕自謂筆道遇識識共昕各作王右軍草傍人竊以爲貨莫之能別又寫衆經見重竺法濟幼有才藻作高逸沙門傳凡此諸人皆潛之神足孫綽並爲之讚不通七

六

復具抄  
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日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陳郡殷融嘗與衛玠交謂其神情雋徹後進莫有繼之者及見遁歎息以爲重見若人家世事佛早

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沉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爲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歅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逸王洽劉恢殷浩許詢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

次道王文度謝長遐袁彥伯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遁嘗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爲逍遙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爲性若適性爲得者彼亦逍遙矣於是退而注逍遙篇羣儒舊學莫不歎伏後還吳立支山寺晚欲入剡謝安爲吳

通七

興守與遁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感觸事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縣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王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遁名

未之信謂人曰一往之氣何足可言後遁既還剡經由於郡王故往詣遁觀其風力旣至王謂遁曰逍遙篇可得聞乎遁乃作數千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絕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於沃州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稟學時或有惰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勗之曰勸三界眇眇長羈煩勞外湊冥心內馳徇赴欵渴緬邈忘疲人生一出消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清舉濯累禪池謹守明禁雅翫玄規綏心神道抗志無爲寥朗三蔽融冶六疵空同五陰虛豁四肢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覺旣陳又玄其知宛轉平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敦之覺父志在嬰兒時論以遁才堪經濟而潔已拔俗有違兼濟之道遁乃作釋朦論晚移石城山又立栖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木

食澗飲浪志無生乃注安般四禪諸經及即色遊玄論聖不辨知論道行旨歸學道誠等追蹤馬鳴蹕影龍樹義應法本不違實相晚出山陰講羅摩經遁爲法師許詢爲都講遁一義衆人咸謂詢無以厝難詢每設一難亦謂遁不復能通如此至竟兩家不竭凡在

聽者咸謂審得遁旨迴令自說得兩三反便亂至晉哀帝即位頻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波若白黑欽崇朝野悅服太原王濛宿構精理撰其才辭往詣遁作數百語自謂遁莫能抗遁徐曰貧道與君別來多年君語了不長進濛慙而退焉乃歎曰實絳鉢八通十

之王何也郗超問謝安林公談何如嵇中散女曰郗努力裁得去耳又問何如殷浩安曰疊亹論辯恐穀制支超拔直上淵源實有慙德郗超後與親友書云林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絕一民荷冥祐恢恢六合成吉祥之宅洋洋大晉人而已遁淹留京師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告辭曰遁頓首言敢以不才希風世表未能鞭後用愆靈化蓋沙門之義法出佛之聖彌淳反朴絕欲歸宗遊虛玄之肆守內聖之則佩五戒之貞毗外王之化諧無聲之樂以自得爲和篤慈愛之孝蠕動無傷銜撫恤之哀永悼不仁秉未兆之順遠防宿命挹無位

之節履亢不悔是以哲王御世南面之重莫不欽其風尚安其逸軌探其順心略其形敬故令歷代彌新矣陛下天鍾聖德雅尚不倦道遊靈模日具忘御可謂鍾鼓晨極聲滿天下清風旣劭莫不幸甚上願陛下齊齡二儀弘敷至法去陳信之妖誣尋丘禱之弘議絕小塗之致泥奮宏轡於夷路若然者太山不姪季氏之旅得一以成靈王者非負丘而不禋得一以來貞若使貞靈各一人神相忘君君而下無親舉神神而呪不加靈玄德交被民荷冥祐恢恢六合成吉祥之宅洋洋大晉爲元享之宇常無爲而万物歸宗孰大象而

天下自往國典刑殺則有司存焉若生而非惠則賞者自得戮而非怒則罰者自刑弘公器以厭神意提詮衡以極冥量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貧道野逸東山與世異榮華蔬長阜漱流清壑縹畢世絕窺皇階不悟乾光曲曜猥被蓬華頻奉明詔使詣上京進退惟咎不知所厝自到天庭屢蒙引見優遊賓禮策以微言每愧才不拔滯理無拘新不足對楊玄模允塞視聽蹤踏侍人流汗位席囊四翁赴漢于木蕃魏皆出處有由默語適會今德非昔人動靜乖理遊魂禁省故言帝側將困非據何能有爲且歲月僥俛感若斯之嘆況復同志索居綜習遼落迴首東顧孰能無懷上願陛下特蒙放遣歸之林薄以鳥養鳥所荷爲優謹露板以聞伸其恩管裏糧望路伏待慈詔詔即許焉資給發遣事事豐厚一時名流並餓離於征虜蔡子叔前至近遁而坐謝安石後至值蔡暫起謝便移就其處

蔡還合襍舉謝擲地謝不以介意其爲時賢所慕如此旣而收迹剡山畢命林澤人嘗有遺遁馬者遁受而養之時或有識之者遁曰愛其神駿聊復畜耳後有餉鶴者遁謂鶴曰余冲天之物寧爲耳目之翫乎遂放之遁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鷄卵生用未足爲殺師不能屈尋亡忽現形投卵於地殼破鷄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遁先經餘姚塢山中住至於明辰猶還塢中或問其意荅云謝安石昔數來見就輒移旬日今觸情舉目莫不興想後病甚移還塢中以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於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即寢於塢中厥塚存焉或云終剡未詳遁善草隸鄒超爲之序傳袁宏爲之銘讚周曇寶爲之作誄孫綽道賢論以遁方向子期論云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玄同矣又喻道論云支道林者識清體順而不

以歸宗悠悠者所以未悟也後高士戴達行經遁墓乃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冀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遁有同學法虔精理入神先遁亡遁歎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轂絃於鍾子推己求人良不虛矣寶契旣潛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乃著切

悟章臨亡成之落筆而卒凡遁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於世時東土復有竺法仰者亦慧解致聞爲王坦之所重亡後猶見形諸王勗以行業焉

于法蘭高陽人少有異操十五出家便以精

勲爲業研諷經典以日兼夜求法問道必在衆先迄在冠年風神秀逸道振三何名流四遠性好山泉多處巖壑嘗於冬月在山冰雪甚厲時有一虎來入蘭房蘭神色無忤虎亦甚馴至明旦雪止方去山中神祇常來受法其德被精靈皆此類也後聞江東山水剡縣最奇乃徐步東甌遠矚崿崿居于石城山足

今之元華寺也時人以其風力比庾元規孫綽道賢論以比阮嗣宗論云蘭公遺身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獨不羣亦蘭之儔也居剡少時愴然歎曰大法雖興經道多闕若一聞圓教久死可也乃遠適西域欲求異聞至交州遇疾終於象林沙門支遁追立

通七

十一

像讚曰于氏超世綜體玄旨嘉遁山澤仁感虎兕別傳云蘭亦感枯泉漱水事與竺法護同未詳又有竺法興支法淵于法道與蘭同時比德興以洽見知名淵以才華著稱道以義解馳聲矣

于法開不知何許人事蘭公爲弟子深思孤發獨見言表善放光及法華又祖述者婆妙通鑒法嘗乞食投主人家值婦人在草危急宰羊欲爲湯祀開令先取少肉爲羹進竟因氣針之須臾羊膜裏兒而出晉升平五年孝宗有疾開視脉知不起不肯復入康獻后令

曰帝小不佳昨呼于公視脉但到門不前種  
種辭憚宜收付廷尉俄而帝崩獲免還剡石  
城續修元華寺後移白山靈鷲寺每與支道

林爭即色空義廬江何默申明開難高乎鄰  
超宣述林解並傳於世開有弟子法威清悟  
有樞辨故孫綽爲之讚曰易曰翰白詩美蘋

藻斑如在場芬若停潦干威明發介然遐討  
有潔其名無愧懷抱開嘗使威出都經過山  
陰支道正講小品開語感言道林講比汝至  
當至某品中示語攻難數十番云此中舊難  
通威既至那正值道講果如開言往復多番  
遁遂屈因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耶

故東山嘆云深量開思林談識記至哀帝時  
累被徵詔乃出京講放光經凡舊學抱疑莫  
不因之披釋講竟辭還東帝戀德殷懃親錢  
綰及步輿并冬夏之服謝安王文度悉皆友  
善或問法師高明剛簡何以醫術經懷答曰  
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以療風寒之

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年六十卒於山寺孫  
綽爲之目曰才辯縱橫以數術弘教其在開  
ム乎

于道邃燉煌人少而失蔭叔親養之逮孝敬  
竭誠若奉其母至年十六出家事蘭公爲弟  
子學業高明內外該覽善方藥美書札洞諳

通七

士一

殊俗尤巧談論護公常稱邃高簡雅素有古  
人之風若不無年方爲大法梁棟矣後與蘭  
公俱過江謝慶緒大相推崇性好山澤在東  
多遊履名山爲人不屑毀譽未嘗以塵迹經  
抱後隨蘭適西域於交趾遇疾而終春秋三  
十有一矣郗超圖寫其形支道爲著銘讚曰

英英上人識通理清朗質玉瑩德音蘭馨孫  
綽以邃比阮咸或曰咸有累騎之譏邃有清  
冷之譽何得爲匹孫綽曰雖迹有窪隆高風  
一也喻道論云近洛中有竺法行談者以方  
樂令江南有于道邃識者以對勝流皆當時  
共所見聞非同志之私譽也一

竺法崇未詳何許人少入道以戒節見稱加  
又敏而好學篤志經呪而尤長法華一教嘗  
遊湘州麓山山精化爲夫人詣崇請戒捨所  
住山以爲寺崇居之少時化洽湘上後還剡  
之葛峴山茅菴澗飲取欣禪慧東甌學者競  
住湊焉與隱士魯國孔淳之相遇每盤遊極

日輒信宿忘歸披襟領契自以爲得意之交  
也崇迺嘆曰纏想人外三十餘年傾蓋于茲  
不覺老之將至後淳之別遊崇歎曰皓然之  
氣猶在心目山林之士往而不反其若人之  
謂乎崇後卒於山中著法華義疏四卷云時  
荆東嶧山復有釋道寶者本姓王鄉那人晉

通士

十三

永相導之弟弱年信悟避世辭榮親舊諫止  
莫之能制香湯澡沐將就下髮乃詠曰安知  
万里水初發盪觴時後以學行顯焉

竺法義未詳何許人年十三遇深公便問仁  
利是君子所行孔丘何故罕言深曰物渺能  
行是故寡言深見其幼而頴悟勸令出家於

是栖志法門從深受學遊刃衆典尤善法華  
後辭深出京復大開講席王導孔敷並承風  
敬友至晉興寧中更還江左憩于始寧之保  
山受業弟子常有百餘至咸安二年忽感心  
氣疾病常存念觀音乃夢見一人破腹洗腸  
覺便病愈傅亮每云吾先君與義公遊廻每

聞說觀音神異莫不大小肅然至晉寧康三年孝武皇帝邊使徵請出都講說晉太元五年卒於都春秋七十有四矣帝以錢十萬買新亭剏爲墓起塔三級義弟子曇爽於墓所立寺因名新亭精舍後宋孝武南下伐凶鑿施至止式宮此寺及登禪復幸禪堂因爲開

枯改曰中興故元嘉末童謠云錢唐出天子乃禪堂之謂故中興禪房猶有龍飛殿焉今

之天安是也

竺僧度姓王名暉字玄宗東莞人也雖少出孤微而天姿秀發至年十六神情爽拔卓爾異人性度溫和鄉鄰所羨時獨與母居孝事

盡禮求同郡楊德慎女亦乃衣冠之家人女字菩華容貌端正又善墳籍與度同年求婚之日即相許焉未及成禮菩華母亡頃之菩華父又亡度母亦卒度覩世代無常忽然感悟乃捨俗出家改名僧度抗迹塵表避地遊學菩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

與度書謂髮膚不可傷毀宗祀不可頓廢令其顧世教改遠志曜翹爍之姿於盛明之世遠然祖考之靈近慰人神之願并贈詩五首其一篇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叵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

通七十四

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可飾軀華冠可曜首安事自翦削耽空以害有不道妾區區但令君恤後度荅書曰夫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万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毀俗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兼被以此爲愧然積

簷成山亦冀從微之著也且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波若雖公王之服八珍之饍鏗鏘之聲輝暉之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矣万世因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

以日損爲志處世者當以及時爲務卿年德並茂宜速有所慕莫不以道士經心而坐失盛年也又報詩五篇其一首曰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誰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

奈後生何罪福良由已寧云已恤他度旣志懷匪石不可迴轉菩華感悟亦起深信度於是專精佛法披味羣經著毗曇旨歸亦行於世後不知所終時河內又有竺慧超者亦行解兼著與高士鴈門周續之友善注勝鬘經焉

